ALL IS ONE. ALL IS GOD.

WRITER SAMWAI LAM
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S

OSCAR CHAN, THE LORD OF THE MOUNTAIN, 2016, INK ON ROCK, SITE SPECIFIC

《人類大歷史：從野獸到扮演上帝》指出，那麼多年來，人類經歷過認知革命、農業革命，科學革命、生物科技革命，以至登上世界舞台、成為萬物之靈。宗教，曾幾何時是人類的指導。古時解決不了的問題，紛紛交由宗教處理，譬如望天打卦，運用占卜的符號，象徵自然現象和人事變化的一套符號，預知天氣。隨着科技進步，現代主義啟蒙，人以為自己掌管一切，人人生而平等，要為自己負起責任，引致「人類世」局面，數十億人沒有安心之處，失去值得倚靠的心靈場所。世界上靈性意識滲透四周，我們將未知的一切訴諸神話、妖怪、魔鬼、超自然……

OSCAR CHAN, IN THE MOUTH OF MADNESS

恐懼、魔鬼、神怪是陳翊朗（OSCAR）創作的關鍵詞。

這一切都要追溯到OSCAR小時候的病。十歲某天，他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頭痛。原來，他先天有一條血管是畸形的，並慢慢在腦袋長成血管瘤。手術成功後，明顯的後遺症就是在額頭和頭髮交界，留有長長疤痕。OSCAR由此聯想到，其實很多問題也是科學無法解釋的，譬如他為什麼有血管瘤呢？那個腦手術到底對他的情緒有沒有影響，如有的話，又是多大程度呢？「這些沒有原因，難以解釋的事情驅使我去搜索更靈魂性的層面，除了鬼怪外，我也會看關於星座、卡巴拉生命樹、《易經》等等。」他說。OSCAR的作品亦有不少以鬼怪命名，2015年於廣州觀察社舉辦的個展乾脆名為「也許是魔鬼」。

為什麼OSCAR對神怪、玄學、靈魂此類話題有濃烈的興趣呢？「小時候，我好驚鬼。基本上受到主流的恐怖文化影響，堅信鬼怪的存在，又認為它會侵害人。」而恐懼一直沒離OSCAR而去，像對疾病的恐懼、坐飛機過關的恐懼、去陌生地方的恐懼……與其說他恐懼鬼怪，真正糾纏OSCAR的卻是恐懼本身。

他提起一部十分喜歡的日本漫畫——《蟲師》（MUSHISHI），「我認為《蟲師》裏所講的靈性系統和我想像的很近。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，譬如穆斯林、佛教、基督徒、天主教等等，好像是A、B、C、D餐，任選其一，而那些宗教也牽涉透過系統影響思想，譬如一定要結婚、同性戀是不對的。但《蟲師》卻建立了屬於自己的靈性系統。」在漫畫裏，蟲是一種靈性有機性，凡人無法目測，所謂的「蟲」就相當於我們世界的幽靈和妖怪一樣的存在，人也是由蟲演變而來，大家共同源自靈性河流，恰如「我很記得有種『蟲』寄居於人的耳窩，食糧是聲音，令那人失去聽力。但『蟲』不是有心害他的，而是像一樣天生的行為。那麼為何『蟲』會選擇他呢？因為他有些東西不能LET GO。」那也關係到OSCAR的創作方式。像他近期的《顫慄黑洞》（展於PARIS INTERNATIONALE）的牆壁畫，從來不會特別保留，他倒是很樂意見到牆壁的畫被抹走，甚至被拆。牆上的畫被消失、被淹沒也是一種LET GO。

OSCAR CHAN, TRAIN COMPARTMENT

OSCAR的巨型畫作，足足有400 X 900 厘米的《地鐵車廂》很體現到他一貫畫牆的創作風格。由空間出發、沒草稿、牆上的黑白惡魔無處不在、十分密集，異常擠迫，把可以畫的空間物盡其用，塑造壓倒性的感覺。「我很清楚地知道，畫牆的過程要去感受其空間，再作反應，也會逼自己進入一種狀態，其實有點像POSSESSION的感覺，但沒有很儀式化去做。譬如《顫慄黑洞》裏，我只有三日時間畫，沒時間想太多，就讓手去畫。」《顫慄黑洞》除了牆壁畫外，還有10張有畫框的作品。「那10張作品將會出現在我日後會在巴黎出版的PICTURE BOOK。我在紙上嘗試不同的創作，先畫中國神話的鍾馗，他專能鎮宅驅魔。」為什麼是鍾馗呢？「因為鍾馗是連鬼怪都會怕的『驅魔大神』」，「我的IDEA就是我們恐懼的東西也有它們的恐懼對象，世界上沒有絕對權威，世界像一個生態圈，彼此都有制衡的對象。」

OSCAR上次在香港展出的作品，是畫作“ZARA”，有別於一向佈滿鬼神、妖獸的黑白畫，“ZARA”竟是彩色的花瓶。那和OSCAR來到巴黎生活不無關係，除了巴黎素有「世界花都」之稱，OSCAR有親身的見解，「來到巴黎後，我更加感受到創作的可能性，譬如朋友會在下午喝茶畫畫聊天，以畫會友，共度時光，感覺十分自由，令我重新思考做藝術的原因。再者，文藝復興的藝術家畫花，是因為花會凋謝。我經常穿花花襯衫示人，花花圖案像是陪襯品，而在“ZARA”裏的花都是參考我擁有的花花襯衫，於是花成為“ZARA”的主角。其實，我認為花和暴力也有連繫，如果我之前畫的鬼怪是硬恐懼，具侵略性的花便是另一種恐懼，而ZARA的發音也很像一個神的名字。」